

李太白詩集

冊
三

李太白集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四

附錄四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通復會宗武較

叢說 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

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

吳融禪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於陳叔寶然

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于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

求麗于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

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

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

拆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

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鷗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

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

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

才

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

鬼仙之詞耳

滄浪詩話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

迂齋詩話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

李賀鬼才絕

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

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

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

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

聖教

徐而菴說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

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

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心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此韓愈所得也

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

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

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

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

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

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藉皇甫湜輩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詩話 珊瑚鈎

雪浪齋日記爲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

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

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

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

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

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滄浪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

恍無定處

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

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
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

其爲詩疎宕有奇氣

孫觀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

部爲尤

皮日休鄧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
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
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
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
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
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
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

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

明遠體

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

倣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

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

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于鮑明遠如

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漁隱

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

李夢陽章園錢會詩

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

謝靈運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

筋骨取此

陳繹曾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

段略不近渾厚

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

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

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

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

各以其所能鳴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

楊升菴四

川總志序

陳子昂爲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

楊升菴周受菴詩選

序

王荊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繭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

古賦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

殺醉中聯爲一笑

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俊而法度最爲

森嚴況餘者乎

趙宦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子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

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名授一拾遺而迺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于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于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

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
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
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
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
爛熳長醉多文辭并唐書所引蓋六用之

容齋
四筆

予嘗論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
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
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
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
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
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蘇東坡書黃
子思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

以次諸家

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

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

吟草間耳

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

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

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

見漢道盛于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

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

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

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

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爲少陵太白當險阻艱
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
得意于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
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

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

呂居

仁江西宗
派圖序

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
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冤從諛侈靡之文性
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
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
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
晉以追風雅尙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
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

郝經與檄彥
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

虞伯生傳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尙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

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

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

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諑元和中詞人元稹論

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

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

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

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

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旣廢天

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

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

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

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
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
往橫槊賦詩故其適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歛
習舒徐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
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
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
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
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
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
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
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

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
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
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
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
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
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自後屬文
者以稹論爲是

舊唐書
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
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曰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證著魏道輔之